

董易

作品集

12

◎ 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

邊荒傳說



◎異俠系列

邊防傳說

〈卷十二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,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3.3

ISBN7 - 80608 - 778 - 8

I . 边… II . 黄… III 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斯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插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萧文化出版社
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 话: (0931) 8276014

印 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

印 张: 88

字 数: 1000 千字

印 数: 001—10000 套
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80608 - 778 - 8

定 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

邊
荒
傳
說

◎卷十二

第一章 胜利关键

孙恩负手傲立于镇荒岗上，俯瞰以边荒集为中心的广阔战场。

天 上 云 层 朦 胧，月 儿 时 现 时 隐，长 风 一 阵 一 阵 地 刮 过 大 地，边 荒 苍 茫 肃 杀。

自懂事以来，孙恩一直在逆境中奋进，自强不息，从没有松懈下来。人愈懂事，愈清楚自己所置身的时代，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乱世。

诸胡横行，奸邪乱舞。

异族的武力和文化入侵，汉族本身的腐败和分化，形成恶性的循环，把中土的美丽山河推进水深火热的绝境里。饱受战火摧残荼毒的土地和民众固是一无所有，于现时此刻拥有繁荣和安全的人亦只是在苟且偷安。没有人知道会在哪一刻把一切失去，朝不保夕的心态折磨着每一个人。

幸福和快乐不断在萎缩，只有最具权势，高高在上的小撮人方可以霸占仅余的资源，其它的均被踩在下层，受着各方面的剥削和压迫。

孙恩自少立下大志，誓要把天下统一在他脚下，一

切依他的见解和意念来改变革新。

要达到如此远大的目标，他必须抛开妇人之仁，以铁一般的意志和信念，无所不用其极地完成以天师道统治中土的千秋大业。

在他前方两里许处大火熊熊燃烧，照得边荒集外西南方处一片血红，显示他的天师军受到挫折，不过他仍丝毫不以为意，因为一切早在他算计中。

身为天师军至高无上的领袖，他早看透全盘战局。

孙恩对自己的性格有深切的自省和了解，他并不是一个细心和有耐性的人，且厌烦细节，故此一切行军打仗的事，均由两个门徒负起全责。他是策略的拟定者，而非执行者。

当大军穿越大别山的一刻，他孤身上路，独闯建康，于最关键的时刻现身谢玄眼前。

胜利已牢牢掌握在他手里，因为他掌握到今仗致胜的契机，就是杀死一个人。

边荒集因赫连勃勃惨败而引发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令边荒集进入空前的团结，也使他知道战争不会是顺利的。

然而一切会被扭转过来，当边人锐气消失，边荒集种种缺点和破漏会逐一浮现，在南北联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消磨下，边荒集的防御将土崩瓦解，没有人可以改变战争的必然发展。

他感应到燕飞。

这是一种没法解释的感觉。





邊荒傳說

● 卷十二

五年之前，他达到道家梦寐以求的“出阳神”境界，道术大成，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灵机妙觉，自感超然于众生之上，直至他遇上燕飞。在此之前，他心中惟一的劲敌只有“大活弥勒”竺法庆。当在建康见到燕飞，他方知于竺法庆之外还有堪作他对手的另一个人。

他与燕飞有微妙的精神联系。

在建康，当他一眼朝他们三人瞧过去，他能察觉到谢玄身负重伤，刘裕则有异乎常人的禀赋，就是没法看穿燕飞。亦因此他放弃刺杀谢玄的惟一机会。

在燕飞目光和他眼神交触的一刻，他感应到燕飞的道心。现在他正以同样的道法，测探到燕飞的所在。

孙恩隐隐感到这种玄之又玄的感应是相向和互动的，时隐时现；随着距离的远近增强或递减，更会受杂念影响。当燕飞心中有他时，这种感觉最清晰；可是若燕飞的心神移往其它事物，微妙的联系会立即中断。

若非如此，他早赶去对付燕飞。

忽然间，对燕飞的感应又再渐趋强烈，具体而清晰。

孙恩目光投往边荒集，第二盏红灯正缓缓上升。

他名慑天下，糅集武学与道术、贯通天人阻隔的奇功异法“黄天道藏功”全面运转，进入“精若雷电，明曜八域，彻视表里，无物不伏”的至境。

燕飞不单是边荒集的第一高手，且是其自由精神的最高象征。倘能将他搏杀，把他的首级示众，边荒集联军的士气将立即崩溃。

孙恩立下决心，绝不容燕飞活着离开，不但因为边荒集之战的胜败，这更是统一天下大业的关键。何况容许一个有可能在道法上超越自己的人存在于世上，将会是对天师道最大最根本的威胁。

江文清双目异采涟涟，神情却静如止水。面对的虽是比自己远为强大的敌人，仍没有丝毫惧意。

她自幼被江海流悉心栽培，务要令她能继承大江帮的水上霸业。江海流不单是南方最优秀的水战军事家，更可能是当时天下最擅水战的第一人，集古今水战之大成，又能另辟新局。江文清得他真传，现在终于到了派上用场的关键决胜时刻。

江海流慈和的声音，仿似犹在她耳旁循循诱导。她对江海流印象最深的一番话，是江海流向她表述因何会选取钻研水战之术。

令江海流矢志争霸于水上是因汉末时名传千古的“赤壁之战”，使他领悟到水军也可以起到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。而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，当江海流逐渐建立起大江帮的霸业，便受到桓玄之父桓温的重视和安抚。在桓温的大力支持下，大江帮数十年来雄霸长江，令两湖帮没法把势力扩展往洞庭、鄱阳两湖之外。

不过今天形势终逆转过来，主因之一是江海流已失去桓家的支持。

所以眼前此战至关重要。若江海流不幸全军覆没，此战将是她江文清振兴大江帮的首场战役，可胜而不可

黄易

• 异侠系列





邊荒傳說

卷十二

败。否则大江帮将从此一蹶不振，永无翻身之望。

“水战之道，利在舟楫。练习士卒以御之，多张旗帜以惑之，严弓弩以守之，持短兵以悍之，设坚棚以兹之，顺其流而击之”。

江文清发出指令，战鼓齐鸣。

两艘双头舰一前一后同时靠往右岸，正在东岸休息候命的鲜卑战士仍不知该如何反应之际，十多枚火油弹已从两舰的投石机抛出，有若从天降下。

“蓬！蓬！蓬！”

火油弹不论撞人或撞地，立即爆裂，火油四溅，既溅往人身，也洒遍附近草野树丛。

大多数人仍弄不清楚发生什么事的当儿，数十支火箭从江上射来，登时冒起无数火头，各火头迅速蔓延成燎原之势，近百敌人走避不及，陷身火海而成火人，这虽未能对敌人造成严重的打击，也已造成极大的混乱。

“砰！”“砰！”

江文清的帅舰倏地改向，从右岸弯往上游河道中心处，连续拦腰撞翻对方两艘仓卒应战的破浪舟，把混乱从东岸延往河上敌船。

火油弹、箭矢、强弩、弩箭机同时发动，两艘双头舰有如猛虎入羊群，大开杀戒，肆意杀伤破坏。

火焰黑烟熊熊冒起，随双头舰的进攻不断蔓延往上游。

若换过是两湖帮而非黄河帮，此刻必拚死阻截两艘双头舰，以令其没法冲往上游去，顾忌的是两头舰不用

拐弯掉头的独家战法。

一时情况混乱至极点。

黄河帮的破浪战船纷纷离岸，在上游处散开迎战，仍在绑扎木筏的战士因毫无还击的力量，早纷纷跳返岸上去。

双头舰上战鼓声一转，变得急骤迅快。

江文清卓立指挥台上，江上浓烟弥漫，他们两舰所到之处，确是挡者披靡，不过她却清楚晓得好景难再。

攻其无备的战术只能在初战得利，对方的破浪战船分布于长达三、四里的颍水河段，泊岸的木筏更广布七、八里。

现时他们已深进敌阵半里的水程，陷入敌船重围之内；一旦对方守稳阵脚，敌船将如蚁附膻的围上来，其力量可把他们碾成碎粉。

战争才刚刚开始。

两岸战号声起，江上战鼓猛擂，敌人发动反击。

岸上鲜卑战士蜂拥地跳进紧靠两岸的木筏去，以火箭向他们还击，岸上高处也不乏箭手，只要他们的双头舰靠近岸边，便立即予以无情的攻击。

两艘双头舰靠拢，并肩逆流而上，风帆降下，全赖桨橹催舟，在河的中间处疾驶。

四艘破浪船迎面杀至，弩箭、巨石、火箭漫空投至。

江文清发下命令，鼓声又变，两舰立即分开，避过一轮矢石，同时掷出十多颗火油弹，其中七弹分别命中

黄
易

异侠系列





对方三艘战船。

火箭随之，三艘破浪船立即着火焚烧，敌人仓皇跳船逃命。

“起火哩！”

江文清往后瞥一眼，原来已降下的后帆被敌人火箭命中起火，也弄不清楚是哪方射来的箭。

“轰！”

一块巨石从前方投至，正中船首侧舷处，登时木屑飞溅，整艘船往左倾侧，好一会方回复平衡。

战士忙于救火的当儿，由直破天指挥的双头舰已被敌方顺流而来的三艘破浪船截住围攻，多处起火。

江文清神色冷静，一声令下，她那艘双头舰拐一个弯，转向正朝正面攻击直破天的其中一艘破浪舟拦腰撞去。

西岸蹄声骤响。

直破天的双头舰较接近西岸，正趁江文清来援的当儿，指挥己舰从缺口突围。不知如何此阵蹄声特别令他生出警觉。

别头瞧去，从指挥台往西岸扫视，一队十多人的骑士正沿岸飞驰，领头者长得威武如天神，纵是首次相遇，直破天仍一眼认出对方是威震天下，被誉为胡族第一高手的慕容垂。

不知如何，虽然慕容垂离他仍超过三十丈的远距离，又隔着河水，可是直破天却感觉到慕容垂正锁定自己为目标，在马上弯弓搭箭。

邊荒傳說

卷十二

以他悍不畏死的独家心法，亦生出危险的战栗感觉，晓得在气势上逊对方一筹，忙跃离指挥台，落往下层的甲板，由左右两舷的挡箭栅墙保护。

这种防火挡箭栅是以坚木制成，覆以生牛皮，涂上防火药，更开有箭孔，供船上战士向敌发箭，乃大型战船上必然的装置。

可是当直破天落在甲板上，栅墙隔断了慕容垂的视线，他仍感到慕容垂的注意力紧锁着他，阴魂不散似的。心叫不妙时，右方护栅异响传来，令人无法相信的事于他眼下发生。劲箭破栅而来，望他颈项射至。疾如电闪，势似惊雷。

直破天的感觉便如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与慕容垂单打独斗，谁都帮不上忙，他更不明白慕容垂的箭法，如何可以准确至如此神乎其技的地步。

当然更没有余暇去思索其它种种问题，狂喝一声，手上独脚铜人挥舞。

“叮！”

劲箭没有如愿地被击飞，反是断成数截，箭头粉碎。

直破天全身剧震，半边身子随挡箭的手腕酸麻起来，差点拿不住铜人，始知此箭乃慕容垂全身功力所聚，他等若与慕容垂隔空隔墙地硬拚了一记。

心中叫糟，另一支箭无声无息地透墙续至，他明明掌握到敌箭的来势，却偏是力不从心地任箭矢透胸而入，带起一蓬鲜血，再穿背而出。箭上的劲气，震得他



• 异侠系列





邊荒傳說

◆卷十二

五脏俱碎，连死前的惨呼也没法及时喊出，颓然倒地。

在另一舰上的江文清此时已与友舰会合，忽然惊觉直破天跃往甲板，晓得不妙，同时发觉慕容垂在西岸飞骑连续朝直破天落身处发出两箭，骇然之际，不能逆改的惨事已发生了。

直破天舰上战士齐声惊呼，乱成一团。

江文清仍未晓得直破天是生是死，高呼道：“撒灰投弹！”战鼓一变，从急转缓。

一桶桶的石灰从船尾撒出，随风飘散，送往下游和两岸。

仅余的二十多个火油弹，则全部投掷到从前方顺流攻至的敌舰。

在任何敌人均以为两艘双头舰会继续闯往上游的当儿，江文清却下了撤退的决定。没有直破天的支持，她再坚持北上只是自寻死路。从友舰打出的旗号，她得悉直破天当场惨死，她却没有时间悲痛。

今次的任务被慕容垂双箭摧毁，再不能对敌人构成后顾之忧的威胁。换言之颖水上游已牢牢操控在敌人手上。而于途中拦腰偷袭的愿望亦告落空，因为敌人势将提高警觉，偷袭再不成其偷袭。

双头舰忽然放缓速度，接着改进为退，船尾变为船头，顺流溜进石灰漫空、视野模糊的河段去。

慕容垂倨坐马上，暗自调息。刚才两箭耗用他大量真元，不过他仍感大有所值，因已尽挫敌人的威风。

宗政良和铁士心同时驰到他身旁，陪他目送两艘双

头舰从容退走。

慕容垂淡淡道：“不用追！”

铁士心忙发下命令。

宗政良道：“若我没有看错，大王射杀的该是大江帮三大天王之首的直破天。”

慕容垂沉吟不语。

铁士心和宗政良都不敢说话，惊恐打扰他的思路，仅看着两舰消失在下游河湾处。

慕容垂摇头失笑道：“我们差点输掉这场仗！”

铁士心点头道：“由这里到边荒集，颍水有多条支道，若让敌人舰队藏身任何一条支道，待我们经过时突拦腰袭击，确可以使我们伤亡惨重。”

慕容垂淡淡道：“以士心的精明，怎会让敌人如此轻易偷袭得手呢？”

宗政良愕然道：“难道大王竟是指整场战争？”

慕容垂目光投往颍水尽处，道：“对！我指的是边荒集的争夺战。你们几曾见过如此大杀伤力的火油弹？边荒乃天下人材荟萃之地，单是这样的火油弹，足教我们吃尽苦头。更令我生出警惕的是对方不拘成法，灵活多变的战略。如让这两艘敌舰直闯往我们的大后方，我们将如芒刺在背，时刻受制，更会被截断粮路，后果不堪想象。”

铁士心和宗政良均没他想得那么周详，听得心中佩服。

慕容垂朝铁士心瞧去，沉声道：“我们改变作战策



略，土心你留守木寨，不但要加强这里的防御力，还要在对岸另建一座木寨，夹河呼应。”

铁士心一呆道：“这个——”

慕容垂唇角飘出一丝笑意，好整以暇的道：“土心你不单是我们的后援中心，更是此战成败的控制者。我们去后，你把木筏拆散，以之在上游合适处筑起拦河大木栅，逐步截断水流。你是水利的大家，这方面不用我教你怎么办吧？至紧要是不能让边人发觉颍河水量忽然减少。”

铁士心剧震道：“大哥竟是要以颍水淹灌边荒集！”

慕容垂长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当河水泛滥涌进边荒集，将是边荒集失守的一刻，即使神仙下凡也打救不了可怜的荒人。与我慕容垂作对的人，绝不会有好的下场。”

第二章 战场酒令

徐道覆头皮发麻地瞧着第二盏红灯缓缓升起，一时间竟忘记发出已暗下决定由前阵试攻的命令。

左方两里许处的大火愈烧愈烈，随风势大有向东南蔓延之势，若没有人救火，可直烧个数天数夜，至烧无可烧，又或天降甘霖。

张永在他左旁道：“我们辛苦砍下来的木料被烧着哩！”

右边的周胄皱眉道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木料均涂上防烧药，即使中了对方的十字火箭，仍不应这么容易烧成眼前的样子。”

十字火箭是一种特制的箭矢，于离箭锋两寸许处有小横枝，原本用于水战上，命中对方易燃的帆布时不会穿透而仍能附于其上，继续焚烧。后来这种方法被推广应用于陆战，于“十”字处绑上浸湿火油的易燃物料，增加燃烧的火势与时间。

徐道覆听两人口气，晓得两人对卢循的“办事不力”暗表不满，只不过不敢宣之于口，来个直接指责。这批木料确是他的心血。

黄
山
奇
景
游
记

• 异侠系列



从前晚开始，他着人伐木，又赶制防火药涂于木料上。对战前的准备工夫，徐道覆从不苟且，不过辛苦两天的劳动成果竟付诸一炬。

在天师军里，孙恩高高在上，受到从众视为天神般的敬畏崇拜，没有人会质疑他最高领袖的地位。

而卢循和徐道覆两人，则以前者较不得人心，一来因他残忍不仁的作风，再则因他好大喜功，视手下为利用的工具。

反之徐道覆深明为帅之道，懂得收买人心，论功行赏，与手下将士共荣辱甘苦。

徐道覆摇头道：“我们是低估了敌人，区区火箭绝不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。该是火器一类的东西，不用命中目标，却可使烈火广被蔓延，波及整个运送木材的轮车队。”

说罢目光再投往高悬的两盏红灯，心中充满古怪的感觉。

对方何以像他肚内蛔虫般了解他的性格呢？当他看到木材起火，心内立即被激起不肯屈居于敌人胜利下的斗志，准备改变主意，派出前阵强攻南门，既为试探敌人的虚实，更要争回一口气，振起己方受挫的士气。

究竟是谁人下令升起此盏红灯？

边荒集内谁人如此明白自己？

徐道覆浑身一震，双目射出心痛的神色。

张永和周胄发觉有异，愕然朝他瞧来。

徐道覆倏地回复冷静，一字一字的沉声道：“后撤

半里！实时执行！”

张永和周胄听得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

小诗嚷道：“退兵啦！”

卓狂生讶道：“这小子很机灵，有如晓得我们将派出应变部队，用火油弹烧得他出世升天似的。”

边荒集南面的敌军正有组织地徐徐后撤，两翼骑军不动，后阵掉头走了千步，然后止步立阵，前阵这才起行。等到前后阵会合，才轮到机动性强的骑军。如此过程不住重复，全军迅速后移。

西南面的大火却有蔓延的趋势，喊杀声明显减少。从小谷方面打出的友军灯号，已知屠奉三和慕容战已挫折敌人，令敌人无法在集谷间建立据点，截断连系。

纪千千美目凄迷地瞧着南面敌人不断后移，轻柔的道：“他确晓得我会出集突击，且从小谷方面的火势判断出我们有特制的火器，足可在他们护兹重重下仍能狠狠打击他们。”

卓狂生不解道：“听小姐的话，徐道覆似已晓得在高台上指挥大局者是小姐你而非其它人。对吗？”

纪千千浅叹一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我是故意让他晓得与他对敌的人是我。若要胜他，我也要胜得光明正大，大家总算曾经相交一场。”

卓狂生苦笑道：“在兵家的角度来说：当然是兵不厌诈，敌人知得愈少愈好。不过小姐并非寻常兵家，边荒集更非普通城池，例外反是常事。小姐能否启我茅